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辉 主编

凌叔华

古韵精魂

傅光明 著

大象出版社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辉 主编

凌叔华

古

韵

精

魂

傅光明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叔华:古韵精魂/傅光明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11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 - 5347 - 3431 - 2

I. 凌... II. 傅... III. 凌叔华—生平事迹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932 号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凌叔华:古韵精魂

丛书主编 李 辉

著 者 傅光明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王 森

装帧设计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 0371—3863551)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6.25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 - 351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新 序

李 辉

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手稿，往往能蕴含比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像。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弗吉丽亚·伍尔芙》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

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同时，在正文之外，本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2000年、2001年两年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梁思成、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为此，自2002年起，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书系”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我的设想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

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

2001年12月25日，北京



1960 年凌叔华在新加坡。

1

童年经历对作家日后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凌叔华亦不例外。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就是以她的童年生活为题材创作的。甚至到了晚年，经常泛际于她脑海的仍是十岁以前的童年。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典型的旧式文人，清光绪年间，曾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并点翰林，家中一时是盛友如云。社会名流辜鸿铭、齐白石、王竹林、陈寅恪等，常到凌府聊天。她因嘴馋，常围着边吃茶点边高谈阔论的他们打转，耳濡目染中学了很多东西。齐白石、陈半丁教她画画，并送了她一箱子画稿。辜鸿铭像私塾先生似的教她背诗，学英文。“那短短的一年，对我学英文的基础确放了几块扎实的石头，学诗，也多少给我一点健康的启蒙。”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先生。



辜鸿铭。



凌叔华出生在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父亲共娶过四房太太。所以，凌叔华打小就见惯了姨太太为争宠幸、地位而争风吃醋。她的母亲是三太太，生了四个女儿。姐妹们为不让母亲总受其他姨太太欺负，就立志要强。

对于女孩子读书，父亲最初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但当凌叔华的绘画天赋显露出来以后，父亲开始视她为掌上明珠了。到凌叔华结婚时，父亲居然把一个有着九十九间房舍大宅院的后花园和其中的二十八间房分给她做陪嫁。



《古韵》插图：“我和贡先生。”（凌叔华绘）

因为凌叔华的外曾祖父是广东的国画大家，父亲总巴望家里能有人继承衣钵。这样，家中惟一喜欢画画的凌叔华七岁时就正式开始拜师学画了。她始终忘不了她的第一任老师、专画山水兰竹的王竹林教她初学山水时所说的：“你学画山水，第一得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气，等到你懂得它的性情脾气到了家，你就会猜到什么时候它要笑，什么时候它发愁，什么时候它打扮起来，什么时候它就像生气，什么时候它会假装正经不理人。到你真的懂得山的脾气，你就会下笔潇洒自然了。就算是画的不照古人画法，你也可以自成一家的。”随着年龄、阅历和画技的增长，灵慧的她慢慢懂得，竹林师这“好玩”的话里，竟蕴涵着中国古代画论的精髓论道。

凌叔华还先后拜过专攻山水的宫廷女画师缪素筠和郝漱玉学画。她记得郝漱玉师似乎是怀才不遇，学问很不错，惟终日郁郁寡欢。但训徒极认真，每天都让她至少画两幅山水。有一回，凌叔华画烦了，随口说：“我看到过的山水全都画完了，怎么办呢？”郝漱玉慢条斯理却意味深长地说：“哪会画得完呢？”后来，凌叔华慢慢领会到“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志”的妙谛，并养成了爱山的癖好。即便到了抗战时期，叔华随武汉大学迁校四川乐山，尚有闲情雅致在面临岷江的万佛寺山上，自盖了一座小楼。虽空中不时有日机轰鸣飞来，她却能每日坐在小楼上对着入画的山川，悠然地看书作诗作画。“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当时川中物价飚升，敌人逼境，人心惶惶。而凌叔华却能终日看山，心境坦然，这该感激那多情的山水在危难中的殷勤相伴。

凌叔华 1952 年画作：《北京的家》。



凌叔华在写于1943年11月的一篇散文《作家生活自述》里，描述过这种惬意自得的心境。一开篇便是一幅村舍俨然的现实水墨景致：“早晨坐灶下烧粥，偶然望到外面朝雾笼着远近山头，篱笆外的竹丛不知何时长出不少高高低低的新枝，已高出我们的房檐了。篱外一片湿翠，暮着乳色的雾衣，另有一番可喜的景色。这时我不禁悠然吟哦石涛的诗‘新长龙荪过屋檐，晓云涂处露峰尖，山中四月如十月，乌帽凭栏冷翠沾’。这诗句好像为我此时作的。”望着朝雾初消的远山近水，她会生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绪，忘掉操作的疲劳及物价高涨不已的忧惧。“我觉得最享福

我对着山的心情，很像对着一个知己的朋友一样，用不着说话，也用不着察言观色，我已感到很满足了；况且一片青翠，如梦一般浮现在眼前，更会使人神怡意远了。不知这种意境算得参“画禅”不！在这对山的顷刻间，我只觉得用不着想，亦用不着看，一切都超乎形态语言之外，在静默中人与自然不分，像一方莹洁白玉，像一首诗。

凌叔华

凌叔华在作画。





凌叔华的画。

的是午后沏一壶茶，坐在万绿丛中自由自在地读我心爱的书，写我所要写的画，这是神仙帝皇该嫉妒的意境。我在这时常不禁油然漫诵石涛：年来踪迹罕人世，半在山乡半水乡……我是个生有山水癖的人，战争原是该诅咒的，但这次神圣抗战却于我这样幸福，使我有机会与山水结缘，我该感谢谁呢？”她这份对山的情感的依恋和寄托，在几篇散文里有十分精彩的描写，像《登富士山》、《泰山曲阜纪游》，而最为人称道的是她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时写成的名篇《爱山庐梦影》，它分明是一篇爱山者的誓言。

对于凌叔华来说，“只要它是山，只要它有草木，已足令我心折了”。历数起来，她曾漫游或居住过的名山或不知名的山实在不少。

诗人的触角得要穿透到人间各个角落里去探讨，他要表现他的所得，当然得用他自己所最熟悉的语言方能尽了表情达意的任务。诗既是通过艺术形象提炼出来的语言，它又得是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记录。有了自由自在的心境，方能产生达意抒情的诗篇。

凌叔华



在中国的五岳中，“到过四岳，和匡庐、峨眉以及南北高峰及大小三峡；在日本游过富士、日光及京都的岚山；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也去过不少古迹的大山。在瑞士，山头带雪的山以及少女峰，在英格兰湖区的山及苏格兰的高山，这些地方我都流连赏玩过。有不少的山，我且揣摩下它们的色泽形象。当风雨长夜，它们会来慰问我的寂寥。我呢，常常焚几枝香，泡一壶清茗，静静地享受‘风雨故人来’之乐”。

《三峡清晨》，作于1945年，
现藏于美国全国艺术协会。



凌叔华摄于五十年代。



原为凌府老宅的史家胡同幼儿园。

2

祖籍广东番禺的凌叔华 1900 年 3 月 25 日生于北京。从现在已改为史家胡同幼儿园的凌家的老屋旧宅，还可想见当初凌府是怎样的风月繁华。凌叔华的童年生活在她的小说《古韵》里多有描述，这座院套院、屋连屋的大院落，每个套院都有一个小门与院子左侧一条狭窄的小路相连，通向后花园。后花园便是孩子们舒心惬意的乐园，他们没事就跑来玩捉迷藏，用长竹竿打枣，捉各种各样古里古怪叫不上名字的昆虫，还常把佣人叫来一起玩过家家。

聪慧、好幻想的凌叔华自幼即对色彩十分敏感，且有一份诗人的多愁善感。她曾为自己是女孩自卑过，是《镜花缘》这部小说在她心里绘出了一个彩

色的梦，她梦想着将来能像那书里的女主人公，女扮男装，进京赶考中状元。那时，妈妈得多么高兴，她会向家里所有的人夸耀自己的女儿，看谁还敢说“她没有儿子”。

凌叔华欲与须眉一争高下的女性意识，在她开始显露写作才华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1923年8月25日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这篇颇为犀利的杂感就全然是女性人格自我独立的昭示：“我还要诚恳地告诉新文化的领袖，或先进者，请您们千万不要把女子看作‘无心前进的，可以作诗就算好的，或与文无缘的’一路人，更祈求您们取旁观的态度，时时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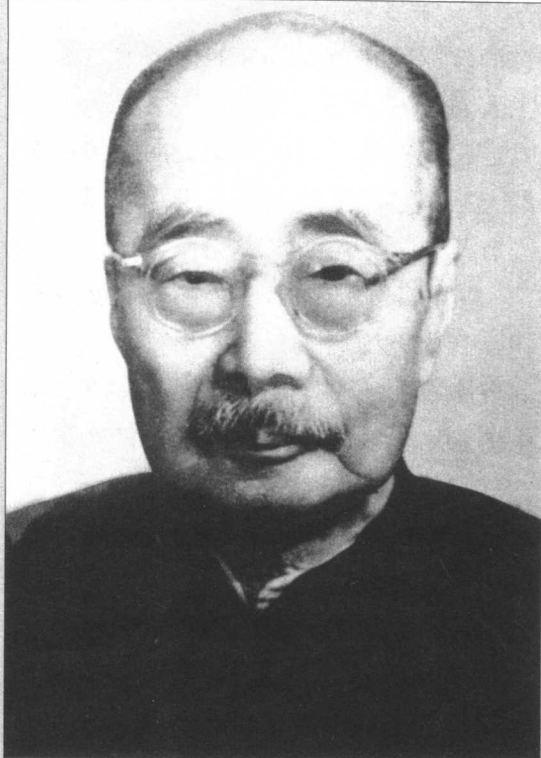
凌福彭先生摄于民国之后。

凌叔华的母亲李若兰女士。

周作人。



凌叔华绘画作品。



携她们的发展，以您们所长的，补她们所短的。不受栽培，加以忠告，忠告无效，不妨开心见诚地指摘，可是千万不要说‘她们又回到梳头裹脚，擦脂弄粉的时期，女子们是没盼望的了！’”9月1日，她又在写给周作人的信里感慨：“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

五四运动爆发时，凌叔华正在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与邓颖超同窗。她因有了比较扎实的古典文学的底子，对中国的诗赋经文自然比大多数同学有更深入的理解。虽然对孔、孟之学